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### 第八回 莊務初歸織女手 家園全仗劍仙圖

調倚〔似娘兒〕詞曰：少女脆還柔，奈遠人羈絆皇州，趨前那得還兼後。音書寵寄，付與莊務，仔細持籌。知汝欠良謀，仗師尊，可免擔憂。虛心領略，循循誘。準繩規矩，帷房閒雅，事事宜修。

話說無礙子與瑤華們，在圍場內馳騁了這半天，正在帳房休息，只見十來個村婦，各持茶壺，爭來獻茶。無礙子同瑤華吃了，問些鄉間的情事。那些村婦一個個走近身來，自頭上看到腳下，獻個仔細，贊個不了。無礙子吩咐令副史包了十兩銀子，分賞這些村婦。各各稱謝不盡。無礙子即令子女們起身，依舊穿戴好了，都出帳房外上馬，仍令副史向文武各官道謝，並給各兵役賞封，遂星馳而返。

不多一會，已到莊上，直進大殿上。各自下馬，正要進去，只見令史上前回道：「方才有再生庵的道婆來通知，前日再生庵被火燒成一片白地，那尼僧能覺也隨火化了。」無礙子聽說，道：「我早已曉得，那道婆若再來，可給銀三十兩，令其收拾埋葬。」遂一同回宮。

不說他們進宮歇息，只見這班看的人，癡的癡，呆的呆，也有愛這打扮的，也有稱贊容貌的，也有說：「小小年紀，偏能騎馬射箭，還敢去打圍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這些兵丁，把打死的獐獍免鹿，雉鷩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，不下八九件。後邊又有兩個兵，各牽著一個活獐，一個活鹿，都是很大的。旁邊有個人道：「這必定向莊家買來的。兵丁道：「那處去買？這個獐，是穿青衣的夫人生擒的，一個鹿是頭上戴翠鳳的這位小姐擒來的。」旁邊又有人道：「你不要瞎稱呼，穿青衣的是郡主的師父，帶翠鳳的這位就是郡主。」眾人聽了，一發稱奇，打圍那有生擒活獸的？隨後，又有馬兵來說道：「你們沒有見，這些郡主小姐、小爺們，在圍場內，於馬上縱來縱去，並不費半點氣力，比我們馬上的工夫好多哩。」眾人聽說，真個千人愛慕，萬人稱贊。直到更深時才散，不題。

再說瑤華們進宮，休息了一回，才用晚膳。用畢後，無礙子喚令到房中間話。大家說了些所見的景致，瑤華說：「再生庵的尼姑，怎麼竟被火燒死了，也覺可憐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是劫數，我也指點過他，豈知竟不能躲避。也好，算完了他此生的情事，再換一個好皮囊，去受用受用。」瑤華道：「能夠如此也還罷了。」無礙子對瑤華道：「你擒鹿之後，我遠看你又在那裡站了一回，做什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我見腳後有一堆白骨，不知是人是獸，不忍教他暴露，我故把刀尖掘鬆泥土，將他埋了，所以站這一回。」無礙子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也該，也該。」瑤華從未見無礙子有此大笑，想來必有原故，遂問道：「師父如此大笑，想這堆白骨與弟子有些夙世的因果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然也。」瑤華即便請問，無礙子道：「且待將來，自然與你說知，此時尚早，且去睡罷。」瑤華不敢再問，只得自去安寢，然心上好生納悶。次日黑早，寢宮以內都未起身，守宮太監敲開了門，傳話進來，道：「汴梁長史報到，王爺已經班師回朝了，這幾日內可以到汴梁。俟有來莊的信，再來報知，先寄有諭帖在此。」無礙子即出房來，喚醒瑤華，催令起身看諭帖。

瑤華趕著起來，穿著梳洗，拆開諭帖來看，知叛逆奢崇明已投降了，現在班師回朝。「接爾來稟，知爾母病故，甚為傷感。爾馬依傍師父，好生學業，所有床上事務，准爾掌管經理。如有不諳，稟命師父，不可自作主張。我回汴後稍停數月，亦即來莊。」云云。

瑤華將帖內情由告知無礙子，並說：「王爺雖准我管理莊務，我還一些也不懂，連內外用人都未認清，倘王爺回來問及，竟同木偶一般，怎麼處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有什麼難處，不過費數日工夫，便明白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從那一樁查起？」無礙子道：「自然先從倉庫兩項，查出入實存數目，有無舛錯。再查莊上所存衣裝鋪墊，金玉瓷銅，玩器什物，是否與檔冊相符。在莊內外男婦，先有多少人口，續增了幾多，所司何事。先傳與令史、副史、各管事，開明冊籍送進，逐一過目檢查，將冊收存。這一莊的情事，都在心上了，有什麼難處？」

瑤華道：「件數多了，恐傳話不清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不用他們傳話，王爺又無庶子，只你一人，既准你管理莊務，就同王爺一般，心上不要存著我是女孩兒家，礙臉怕羞。莊上內外男婦，都是手下人，誰敢不來尊敬。用過膳，只管出到上書房坐了，傳這些令史、副史、管事諸人進來，面諭王爺准我管理莊務，令其將在莊倉庫各項冊籍，趕造送進查點。到那查點之時，親自到各處經目，怕他怎的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也要同去才好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使得，我且伴你經理一番，往後自然有條有理的能調度了。」

瑤華遂令張其德，傳令史等大眾，於飯後到上書房聽候諭話。一會兒膳畢，無礙子令瑤華更換衣飾，梅影待諸婢都上前伺候。瑤華頭上插戴一金一玉的壓發簪髻，後排插著十二枝鳳頭釵，鳳口著七寸來長的真珠串，翠條勒齊額上散發，翠條中嵌著二龍戲珠，耳上戴著八寶鑲嵌垂珠環，身穿繡花鬆綠閃緞薄綿襖，上單挖雲淡紅宮緞團花長坎肩，前後沿邊都有五色排須，又間著金鈴玉磬小事件，腰繫百箇白練裙，大紅鑲鞋，松花綠褶褲。四婢女一色金簪壓發，四掛珠串垂素翠條勒額，內著雜彩錦襖，外罩名色短坎肩，白練裙。四男童也是一色的錦襖，外罩青衫荷葉巾，絲鞋淨襪。無礙子只穿家常服色。

外邊已報齊集了，遂各走出宮門，先是張其德出報，其次四男童，又其次才是瑤華，四婢在後簇擁，然後無礙子出來，有黃金釧、白於玉跟隨，青黛又捧著拂塵、巾盂之類，都到上書房來。瑤華請無礙子在西邊一間坐下，自己在旁陪著。張其德早已領著令史、副史、管事人等，上前請安，分班站定，不敢仰視。瑤華於袖中取出福王的諭帖，交與素蘭，轉遞與張其德，叫令史等大眾開看過了，瑤華道：「你們都見了？」各人俱回說：「王爺的來諭都見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自王爺出征，母親去世，雖然暫管著莊務，實未徹底查察，究竟倉庫若干，在莊什物若干，人口若干，俱未悉知。因王爺沒有諭帖叫管，我也不便擅自稽查。今既奉命，倘王爺回莊問起，無從回答，似乎我不經心的樣子，甚覺不像。你們可把各項出入，動存各數，造具冊籍送來，我好逐一查點。」令史上前稟道：「自夫人去世，也知王爺必定教郡主掌管，所有各項冊籍，早已開造清楚，至於出入動存之數，年有年總，月有月總，日有日總，各有經管，無絲毫紊亂。」遂將各人手中所持簿籍，一併交與張其德，轉送於素蘭，素蘭又送瑤華，瑤華令送無礙子查看。無礙子道：「這一大摺簿籍，也不是頃刻看得來的，且俟郡主查明，示知日期，你們聽候查點。如今且先出去。」眾人齊聲一諾，都退出去了。無礙子就令瑤華旁坐，先檢倉簿一本揭開看。那總存在倉穀麥，共有四十二萬二千有零，每日食用止在零，支取另有冊。開數東邊一溜共二百四十間，每間約貯谷麥五百石上下。西邊如之。向南樓房後倉共一百八十間，數亦相等。向北樓左右，共倉一百二十間，一如之數統計，與總數相符。

又翻閱庫項簿，開有四柱清數外，二庫係取糶賣租谷，歷年積貯，除動用外，實存銀十五萬七千有零。內收宮中撥來黃金二庫，共是三十一萬兩。白銀二庫，共是五十萬兩，並未支動。惟造佃戶樓房並買馬匹，發出銀三萬五千兩，不知可是在此動支，未蒙諭知，不敢擅登。其餘年月日三項，簿籍甚為煩瑣，不暇細查。其一切金玉瓷銅鋪墊各冊，皆係初設莊子時，攢造下的，諒無增減。至於男婦人口冊，不時增減刪除，亦甚煩瑣。無礙子對瑤華道：「且收拾進去，做個逐日消遣之事，慢慢看明，示期查點。」遂各起身還宮。

瑤華連齊達旦稽查各數，真個聰達之人，不同流俗，心中已覺了了。這晚看得夜深了，婢女皆已睡熟，只得自掩房門，寬衣就寢，忽見房門後一團字紙在地上，隨手拾起，扯開一看，乃是兩首詩，其一曰：

我是有情郎，你為無義娘。幾番虛弄影，不肯效鴛鴦。

其二曰：

非啞又非聾，靈犀自爾通。何因不瞅睬，背地罵東風。

瑤華看得津津有味，不忍釋手。蓋緣瑤華年已十三歲，雖無礙子管束甚來，但情竇漸開，何能禁止。展玩半晌，但不知何人所

作，及看詩後，又無名字，想四子廝之中，只有荷香最為佻達細詳，口氣字跡甚是相近，然與何人交好，卻揣摩不出。遂將詩疊好，收藏袖口內，才上床安寢。

一夜夢魂顛倒，次日黑早就醒了，想起那詩，遂披衣坐起，於袖口內取山那詩，又展玩了一回。聽見無礙子下床聲響，連忙將詩仍舊塞在袖口內，恐怕來催促，只得穿好衣服，趕著梳洗甫畢，無礙子來問道：「你這幾日查看冊籍，可曾將籠統的總數記清麼？」瑤華道：「細數也記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寫個告條出去，明日查點。」瑤華回頭見素蘭在側，遂令傳與四個小廝，不拘那個，寫個告條出去，明日查看倉庫房。素蘭去了不多時，就拿了一張送與無礙子看，瑤華也近身來看，是寫著「內諭令史人等知悉，明午伺候，盤驗倉庫房，並查點在莊人口，其各稟遵。此示。」字劃端好，款式調勻。瑤華問是誰寫的，素蘭回道：「他們都往寢宮外玩耍去了，只有荷香在藝圃內臨貼，所以就叫他寫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荷香究竟肯用功。」瑤華細看字跡，與昨晚紙條上的有些相似，瑤華又問道：「還有誰在那裡？」素蘭道：「沒有人，我出來時，才見沈翠眉進他房裡取東西。」瑤華隨口答應了，心下轉念，莫非就是素蘭與他相交。當下用過膳，約了梅影，出到上書房來，稽查書來。梅影取了冊籍，兩上檢點一回，一部也不錯。瑤華把梅影拉到後間房內，於袖口裡摸出詩句來，與梅影看。梅影看了便問：「郡主是那裡得來這有趣的詩？」瑤華道：「是昨晚在我房門背後拾的。你看是何人的筆跡？」梅影看了半晌道：「我們這幾個小廝們，只有荷香寫得出，桃紅不過相似而已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猜著是他，不知他與何人的詩？」梅影道：「詩中之意，他們暗中各有不相遇的意思，卻不知與何人相親？我和郡主慢慢留心，總看得出的。」瑤華道：「小廝們年紀已大了，原不該還擠在我們隊裡，待我與師父說知，攆他們出去睡。」梅影道：「狠該，萬一不留心，還要上他們的當哩。」瑤華撲吃的笑起來道：「你今晚就要留心。」梅影笑道：「只怕不獨是我一個。」說罷才回寢宮。此日無話。

到第二日早膳後，無礙子叫張其德傳與令史知道，今日不用輜，只備小手車四輛，好在各處查看。瑤華道：「四輛如何夠？」無礙子道：「狠夠，我同你坐兩輛，還可各帶一個使女。那兩輛與不應走的婢女，每輛坐二人，其餘小廝們只跑路，總在府中，又不出門，不必排款。上書房擺上案桌，好查點人口。」張其德傳了出去，又來稟道：「令史說：「郡主查點人口，令史不便在旁唱名，他的女人狠懂得事情，也識字，可以相代，現在宮門外，先要進來叩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傳他進來。」張其德出去，引將進來，先向無礙子叩頭，次向郡主叩頭畢，遂立在一旁。瑤華同無礙子將那婦人一看，是個五短的身材，雖年將四旬，而眉目也還清秀，身上穿著正八品服色，珠翠滿頭，跟著個小丫頭。

無礙子道：「你是令史的結髮了，母家姓什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婢子母家姓殷，小名彩霞，是令史的結髮，也是宮中發配的，向在汴梁宮中，專司內務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如此說，你是很懂事的了。」殷氏回說：「還要師父教導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郡主年輕，正要你這麼一個人來輔佐他，你也可以常進宮來走走。」殷氏道：「郡主聰明絕世，外邊那一個不在背後稱贊，這都是師父的教法好。」瑤華問道：「我們現在倉中米麥，共有多少？」殷氏道：「共有四十二萬萬數，還有二千多石零倉。」瑤華道：「存庫的銀子呢？」殷氏道：「截至上月底止，本有十七萬七千零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錯了，只有十五萬七千零。」殷氏說：「不錯，內中提了二萬兩，修築周圍的磚牆。」瑤華道：「周圍的牆都築了麼？」

殷氏道：「五日前才完工，今日伺候郡主查完倉庫之後，就請上牆去閱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牆上可以去麼？」殷氏道：「春間蒙師父吩咐了，令史還不解師父的意思，是婢子揣摩，倉間外圍築牆，原為保固這個莊子起見，若不加厚加高，枉費了這宗銀子。所以如今牆從溝河內，用大石條起腳，有八尺高，再用磚砌，有一丈六尺高，共計高有二丈四尺。下腳闊有九尺，牆頂闊有五尺半，可以三馬並行。每倉十間牆上起一路亭，都開有後窗，可以望莊外數里之遠。」

無礙子道：「這不照城牆一樣的造了？」殷氏道：「外面有柳樹遮蔽，又沒有女牆，卻不顯得，若裡面看，竟是城牆的款式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怪不道要用到二萬兩銀子，也好，你的主見卻也是的。」

瑤華向無礙子道：「弟子的意思，藝圃中一片空地，狠可蓋個花園，若要習練技藝，這西邊還有王爺的箭道可以借用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蓋造花園，原是你們富貴人家的事，拼著三五萬銀子就成了。」先令殷氏去旁邊歇息，一面催著擺膳。用畢，令瑤華更換衣飾，並點梅影、素蘭、花兒羞、白於玉、周青黛、林綠環，同四個小廝跟隨，張其德前導，又叫添備一輛車子與殷氏坐。點派明白，仍令沈翠眉、黃金釧、梨雲、鬱李看守房屋，並約束各局裡入宮。門上太監已進來稟道：「令史們伺候齊了。」無礙子領著頭，遂到正殿上上車。無礙子車上帶著周青黛，捧了各項冊子，瑤華車上帶著梅影。素蘭同花兒羞坐了一車，白於玉同林綠環一車，張其德前行，四個小廝在車後隨著，一徑碾出大殿。早有正副史、各總管在門樓左右伺候，先到東首，看那挨著門樓的六十間倉。無礙子叫瑤華的車夫相並著推行，又於周青黛所捧冊籍內，檢出一本，遞與瑤華道：「每間門上都有取數，你可與冊內查對。」瑤華看著，叫車子慢慢的行，兩下對著，並無舛錯。一個圈子直兜到西邊門樓下倉止。令史們稟道：「丈量手都在，可要抽盤一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們若信得過，就不用盤量了。」令史們道：「這都是經手的干係，如有缺少，要著落賠補的，如何信不過。」瑤華道：「既如此，各人具個缺少願賠的甘結來。」眾人都已寫就送上來，瑤華叫張其德一一收了。殷氏傳語，就上牆去看工。令史遂開了門樓間壁一個柵欄門，令史前導，領著車子，推到牆根，就有斜坡，層層碾上。一到牆上，就有一個亭子，殷氏先下車來，請無礙子、瑤華到亭子內望野景。遂各下車，殷氏將後窗打開，見兩行柳樹，高過於牆。於柳樹空隙內望去，真個數里之遙南山打獵處所，依稀望見。又見門樓之外，往來行人不絕，各項鋪面開得整整齊齊。瑤華心中甚喜。

無礙子仍令車夫向東邊一路慢慢的推去，轉過東來，又過了幾個亭子，到正東面一個亭子上，無礙子就令停車。殷氏早先下車去開後窗，無礙子同瑤華走到窗邊，往外一望，遠遠見馱子驛轎一隊走來，問殷氏道：「這必定是大路了。」殷氏道：「正是往亳州的大路從我們莊後過去的。」無礙子往下一看，見溝水涸竭，又問殷氏道：「這裡溝水為何涸了？」殷氏道：「這溝水是死水，此間地形高些，又值交冬的時候，所以先涸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件事到先要料理，此間何處通大河？」殷氏道：「聞得大河離此有幾十里路，這恐難引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可還有相近的麼？」殷氏道：「待婢子去問令史。」張其德道：「令史就在外面。」殷氏招呼近前，問明了，遂向無礙子道：「相近沒有大河，只有南山腳下有條山溪，可以引來，只有三四里路，倒還省費，只恐怕山水發折年歲要被淹浸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倒不妨，我們往北首拼做十畝田不著，開個引河水，大則放水，小則蓄，那引河內可以栽蓮藕，養些魚，利錢還好似租谷哩。你去對你們那個令史說，趁此佃戶閒暇，溪水涸竭之時，三兩日內就可興工，更是一勞永逸。」殷氏答應，即便通知。